

散文

心香一瓣祭麦新

●高洪波

麦新是我童年记忆中印象特别深刻鲜明的一个名字，他的事迹一直在父辈们的言谈话语中闪现，他是牺牲在我的故乡科尔沁草原的一个著名的烈士，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大刀进行曲》的词作者和曲作者，是一名来自上海的从延安鲁艺出来的艺术家，但是他牺牲的时候身份是我故乡的开鲁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

由于麦新的牺牲，我的家乡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公社——麦新公社。这个公社离县城将近五十公里，对于少年时期的我而言，五十公里是非常遥远的距离，所以我从来没有去祭奠过麦新烈士。当年故乡曾经是八路军和国民党军拉锯战反复争夺的地方，这块土地上留下了很多革命烈士的鲜血，他们的名字变成了很多地名，比如明仁公社就是以吕明仁烈士命名的，还有我说的麦新公社，这样的名字很多，可能那个时候当地的根据地的政权对烈士最尊重其事的纪念就是把他的名字命名为地名，比如河北的黄骅县，是我的朋友刘小放的故乡，它就是以著名的黄骅烈士命名的，还有山西的左权县，是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烈士命名的。类似这样的很多，所以我故乡的麦新公社在战斗的岁月接受这样的命名是很正常的。小时候我感觉麦新就是一个个子矮小的南方人，他骑术不是很好，因此在土匪袭击的时候他让两个警卫员兼通讯员骑马逃走，而自己留下来掩护，这是父老们的传说，最后麦新壮烈牺牲了。个子小，骑术不精，但是无比英勇，掩护自己的警卫员撤退，这是我对我麦新最早的印象，后来他的一个警卫员是我们的副县长，是我父亲的同事，而他的儿子也是我的小学同学。再后来我大起来开始进入文学界，无意中看到了浙江著名作家陈学昭的一篇散文，她记录了麦新和她最后一次见面的过程，她说麦新身材高大，跟她告别后飞身纵马而去，留给陈学昭一个远去的背影，就在分别一天之后，陈学昭听到了麦新牺牲的消息，所以有了这段描述。陈学昭也是来自延安的老作家，她的代表作是《工作着是美丽的》。陈学昭的文章使我对麦新的身高发生了疑惑，这个疑惑困扰了我很久，直到1997年10月间，我当时在《诗刊》兼任主编，贵州的茅台酒厂邀请我带一批诗人访问茅台，因为茅台有我一个老同学、著名诗人李发模做“内应”。我邀请了贺敬之夫妇，他的妻子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柯岩，我陪同他们到茅台酒厂住了几天，在那几天里我才知道：第一，白酒一定要喝53度的，低度酒不要喝，这是贺敬之很认真地告诉我的一个喝酒的经验之谈；第二，我终于弄明白了麦新的身高。因为贺敬之和麦新很熟悉，他们是延安鲁艺的同学，当我用陈学昭对麦新的描述向贺敬之提

出疑问的时候，说：“麦新的个子究竟有多高？”贺敬之笑了笑，说：“他的个子不太高，和我差不多。”贺敬之属于中等身高。柯岩看出我的疑惑，微笑着补充了一句：“陈学昭为什么这样描写骑马而去的麦新呢？是因为陈学昭的个子很矮小，只有一米五几。”哦，这一个点拨让我顿时恍然大悟：不同身高的人打量同一个对象，他的视觉差是巨大的，因此麦新的真实身高也就很明显了。我非常感谢这次贵州之行，使我通过亲历者和他的好朋友贺敬之的口述知道了麦新确实是一个个子不高的南方人，骑术想必也不一定很熟练吧，尤其在内蒙古草原这一带，高超的骑手比比皆是。

我曾经有十年在云南军旅生活的经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盛行大唱十首革命歌曲，十首当中就有麦新作词作曲的《大刀进行曲》，所以每当我云南的军旅想起《大刀进行曲》的时候，下意识地就想起童年中故乡草原上长眠的麦新烈士。后来我在八十年代写过一首小诗，这是我带着小女儿回故乡之后得到的一种生命体验，那个时候这样的诗写出来也就写出来了，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我个人而言，却有了心中一段积郁许久的感情。这首诗的名字叫《致麦新烈士》，副题《你，长眠在我故乡的土地上》，诗是这样的：

我是在一首歌中认识你的。
你把自己的名字
镌刻在一把大刀上。
这大刀很沉重，很明亮
插在中国的历史里
插成一座刀碑！

父辈们传说：
麦部长的个子很小，
在土匪的伏击中
来不及跃上高大的战马。
父辈们传说：
你让通讯员驰走了，
自己留下来掩护，
这通讯员后来当了县长。

你是南方青年，
与科尔沁素来无缘。
你却把血洒在草原深处
洒在嘎达梅林
马蹄踏过的地方。
你的血掺着你的歌
开出蓝色的马莲花，
星星点点，
染遍了绿色草原。

那是在南方的军营，
我唱过你的歌子，
我手头没有大刀，

有一杆半自动步枪。

我看你站在连队里
挥着青春的手臂
指挥着千万条喉咙
纵情高唱！
从此我坚信，
只要冲锋号震响，
你就会一跃而起，
向每个来犯的鬼子头上
劈一道闪电的刀光！

《致麦新烈士》这首诗写完之后，我觉得心中沉重的情感有所释怀，但同时我一直在保留着一种遗憾，因为麦新烈士安葬在我故乡的土地上，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去祭奠过他。以后我还有几次回到故乡，都想要实现这个愿望，却总是来去匆匆未能兑现。但是在2015年7月25日，这是个特殊的日子，那时因为大姨父去世，妈妈怕她的大姐也就是我的大姨难过，专门从北京赶来安慰她，而我也回到故乡陪伴妈妈。我一共在故乡逗留了十天，这十天里我的行程除了给我的奶奶上坟，给姥爷烧香，还给我的大姨父百日进行祭奠。通辽的祭奠非常有意思，可以在大铜炉里烧纸，同时我还看到旁边有人在烧拉杆箱、烧纸扎的小别墅等等。这期间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是给2011年去世的叔叔、我最近的一个长辈购买了一块和我大姨父相邻的墓地，他们俩是连襟，感情特别特别好，这让我觉得心中爽朗了许多，然而麦新墓地仍是我一直念念不忘、心向往之的地方。

就在7月25日这一天一早，我和当时的通辽市文联主席杨文环同志开车到开鲁，从通辽到开鲁九十公里，到达开鲁后的第一件事是找诗人、作家方纲。方纲的真名叫鞠湘清，他是麦新的研究专家，对于麦新有过自己的大量的采访、手记，还有麦新生平的简介和以麦新为原型创作的长诗。虽然方纲已经七十三岁了，但对我当向导祭奠麦新非常高兴，我们稍加逗留便驱车前往，同时车的后备厢里装上了一个巨大的花篮，这是杨文环主席和我们共同的心愿。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五十公里的行程坎坷颇多，不断遇到了断开的路面，因为那个时候内蒙古正在进行路面改造，这使我们拜谒麦新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使熟悉地形的方纲都无可奈何，我们在麦新陵园的附近绕来绕去，绕过了好几条乡间小道，才终于拐弯抹角地到了麦新镇的烈士陵园。这是2014年新建的广场，有高大的纪念碑与麦新的铜像，还有正式的墓地，我才发现这个墓地里一共有十二位烈士，麦新在最近面的一座钢盔状的陵墓。我们献花、鞠躬、默哀，这一刻我发现麦新烈士并不孤单，他居然有十几个战友陪伴着，这让我感到非常意外。方纲告诉我，麦新是1947年6月6日牺牲的，

当时他被土匪袭击身亡四枪，两个小通讯员在他的掩护下骑马跑了，其中一个是后来我们的副县长王振江。这批土匪原来伏击的并不是麦新，而是我们一支运输的大车队，没想到麦新和他的通讯员马快，先进入了伏击圈，冒失的土匪还以为是大车队来了，结果双方交火，事实上麦新用他的生命掩护了后面赶到的物资运输队。方纲还神色凝重地跟我说，麦新牺牲的时候手里还紧紧地握着他的那支步枪，土匪为了夺走步枪把他的手指全部掰断了，这断了的手指曾经为我们的民族谱写过不朽的、昂扬的《大刀进行曲》！

告别麦新烈士的时候，天上非常晴朗，万里无云，内蒙古的天一旦蓝起来就像蓝哈达一样美丽。墓前的鲜花代表我们陪伴着麦新烈士，走出陵园是一望无际的碧绿的玉米地，玉米的叶子肥硕，玉米秆高大，我们在这青纱帐中慢慢告别了麦新烈士，我心里感到一种久远的释然——我终于来到麦新烈士的墓前，向他献花，向他鞠躬，向他献上一个晚辈、一个后来者的真诚的致敬！



散文

虎头要塞，二战终结的地方

●孟秀华

8月初，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的日子来临之际，我游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虎头要塞。

虎头要塞，在黑龙江省鸡西市辖区的虎林市。

虎林，位于黑龙江省东部的完达山南麓，东临乌苏里江，和东亚最大的淡水湖兴凯湖只有百公里之遥。虎林是边境城市，边境线长达256公里。站在乌苏里江的江畔，可以看见对岸俄罗斯的青山绿水。

虎林虽然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但使其扬名的却是虎头要塞。

虎头要塞就隐蔽在虎林辖区的群山中。虎林的山很多，有五虎山、猛虎山、虎北山、虎东山、虎西山、虎啸山等，而最著名的就是猛虎山、虎北山、虎东山、虎西山、虎啸山。因为这些山下有日军修建的地下军事要塞，被称为虎头要塞。说起虎头要塞，大家都会想起著名导演胡明凯的系列电影《虎头要塞》吧。

虎头要塞是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后，在中苏边境修筑的重要军事要塞之一，也是日本侵略者在我国东北留下的重要罪证之一。

当年，日本关东军为了长期霸占中国，继而指染苏联，在1934至1939年间，动用数以万计的中国劳工（这些劳工几乎都被折磨致死或被秘密处决了），耗资数亿元，修筑了号称“东方马奇诺防线”的虎头要塞。虎头要塞中心区域正面宽12公里，纵深6公里。

虎头要塞的所有工事都是从山体底部挖掘出

来的。工事的顶部、墙壁和地面都是用水泥钢筋浇灌而成，而重要部位顶部的混凝土厚达3米。工事的入口掩映在茂密的杂草中，很隐秘，而且很狭窄。走入水迹斑斑的台阶，就进入到潮湿昏暗的工事内部了。工事内部过道一米多宽，两米多高，顶部呈拱形。工事内部设施非常齐全，“指挥所”“粮库”“休息间”“浴室”等各种设施应有尽有，另外还有一个大“蓄水池”，可储存水量720吨。然而，这是那个被日本关东军自喻牢不可破、可坚守6个月、不怕围困的“北满永久要塞”，却被苏联红军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摧毁了。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我国东北。苏联红军虽然炮火猛烈，但已是穷途末路的日本关东军却还在负隅顽抗。直到8月26日，在苏联红军和抗日联军更为强大的攻势、外加火攻和通风口灌汽油等残忍的手段攻击下，虎头要塞已变成一片废墟时，日本关东军才投降了。而此时，距日本天皇宣布的投降日已经过去了11天。虎头要塞的这场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场战役，虎头也因此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地。虎林市还在猛虎山山顶建造了二战终结地纪念碑。纪念碑高21米，象征着21世纪；碑体分为四个部分、五项内容，意思是1945年。基座四周建有十五级台阶八面护栏，寓意为1945年8月15日是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日。纪念碑顶部高五米，是一个傲然挺立的少女手托和平鸽、仰望蓝天的铜塑像，象征着中国人民向往和平的美好愿望。纪念碑碑文“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几个字，是原国防部部长迟浩田将亲笔题写的。这个纪念碑也成了虎林的重要旅游名片。

如今，虎头要塞已成为重要的历史遗迹和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重要罪证之一。而随着虎林要塞遗址博物馆的建成，又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日本侵略者的罪证和被迫害被虐待的十万中国劳工血泪罪证大白于天下。这些罪证都像是在告诉我们团结一心，砥砺前行，为振兴中华贡献力量。

闲话扇子

●杨文捷

三伏天暑热难耐，又是扇子大出风头的时候了。说起扇子，未免有些替它不平：“酒文化”“茶文化”乃至琴棋书画都被人们炒得沸沸扬扬，热度不减。而独领一季风骚的扇子却遭冷落，实在令人不平，好不气煞人也！其实，扇子虽小，却折射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侧面，名之为“扇文化”也不为过。

扇子的种类很多，如：蒲扇、纨扇、折扇、团扇、羽毛扇、芭蕉扇……无论是贵族仕女，还是山村野夫，不管是巨商大贾，还是引车卖浆者，炎暑季节，“一日不可无此君”。虽在材质、做工上有高下之分，但其实用价值并无差异。然而，平民布衣一把蒲扇足以纳凉，至于其他各类人物，就不仅仅限于此类用途了。名门闺秀，一把纨扇可平添妩媚端庄，又可遮掩羞涩。风流才子，折扇款摆，题诗作画，尽显名士雅兴。即使是卧龙先生，假如除掉羽扇纶巾，其“仙风道骨”也会大打折扣。尤其是读书人，不论少年得志的，还是落魄潦倒的，只要不是九死尤生，几乎是春夏秋三季扇不离手。金庸先生笔下的“江南七怪”之妙手书生朱聪，所用兵器是一把铁铸的折扇，肃杀之中不失儒雅。折扇，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闲适、高雅、优越感……尽在其中。哪怕食无鱼、出无车，生活清苦，也不愿放下这小小的道具。

既然文人骚客对扇子如此垂青，题扇诗、咏扇诗应运而生也就不足为怪了。扇子作为诗、书、画的载体，构成了中国传统文一道独特的风景。杜牧笔下“轻罗小扇扑流萤”的贵族仕女，闲适优雅中带有百无聊赖的寂寞；而《水浒传》中的山歌：“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则对比鲜明。把农民的艰辛、无奈和不知稼穑艰难的寄生虫们的悠然自得刻画得淋漓尽致，字字流泪，颇具感染力。

在统治者眼中，扇子是权力的象征。金代海陵王完颜亮即位前写了两句题扇诗：“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勃勃野心，不加掩饰。南唐后主李煜降宋后，应宋太祖之命写咏扇诗则是：“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太祖大笑，称道：“好一个翰林学士！”成王败寇，胜利者的骄矜自得，堪比一首《大风歌》；亡国之君的谦卑与无奈，又岂是数阙《虞美人》所能尽言？

闲话扇子

●杨文捷

五月的黄昏

五月，一丛盛开的紫心丁香

黄昏的光，投射在每朵花上

透彻的光，温暖着

那些行走暂时欢乐的人

歇脚的蜜蜂在花上招摇

一对骑行的人，闪亮而过

初夏的叶子繁盛起来

夏虫们，开始夜夜笙歌

慵懒的雨，随夕阳而来

舒适的风，吹过林间小路

五月的黄昏，温柔依旧

花儿开始四散，阑珊在沸腾

芒种

乡下的阳光，十分充足

宁静的风，熟悉的麦香

丢掉清闲，去做个收麦人

翻出老父亲用过的

锈蚀的镰刀，深凹的磨石

那顶汗痕犹在的草帽

去麦地，收拾那一地金黄

可惜，现在都失去了光芒

父亲的弓背不再摇晃

轰鸣的收割机在吞噬

留下的麦茬在整齐思考

有些事，觉得是茫然的

收的麦，不是亲手割的

吃的馍，不是亲手蒸的

喝的酒，不是亲手酿的

此时，与芒种做个告别吧

用双手翻晒饱满的麦粒

也让阳光将我慢慢晒熟

科尔沁文学
譬如不困题